

羣書治要

一六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體論

典語

體論

杜恕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羣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脩而名自隨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僞行要名而姦臣以僞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則舉天下應之矣君以僞化天下欲貞信敦樸誠難矣雖

有至聰至達之主、由無緣見其非而知其僞、況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奧、譬猶遊雲夢而迷惑、當借左右以正東西者也、左曰功巍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聞斯論、明日聞斯論、苟不校之以事類、則人主蹶然自以爲名齊乎堯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羣臣瓌瓌皆不足任也、堯舜之臣、宜獨斷者也、不足任之、臣當受成者也、以獨斷之君、與受成之臣、帥訛僞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夫聖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羣臣也、御羣

臣也所以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持其求諸己也誠其化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以古之聖君之於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斂小斂爲徹膳不舉樂豈徒色取仁而實違之者哉乃慘怛之心出於自然形於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違之者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已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
儉僞淺薄之士、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飾巧
辯邪僞之術、以熒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
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於人主、下以卑臣、
得售其姦說、此聽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慎、
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
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
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
臣體離、而望治化之洽、未之前聞也、且夫術家

說又云、明主之道、當外御羣臣、內疑妻子、其引
證連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於利口之覆國
家也、何以言之、夫善進、不善無由入、不善進、善
亦無由入、故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何畏乎驩
兜、何遷乎有苗、夫姦臣賊子、下愚不移之人、自
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爲繼踵千里
一人、是爲比肩、而舉以爲戒、是猶一噎而禁食
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姦臣賊子處之云
何、且令人主魁然獨立、是無臣子也、又誰爲君

父乎、是猶髡其枝而欲根之蔭、揜其目而欲視之明、襲獨立之跡而願其扶疏也、夫徇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爲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則羣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於職、此卽趙高之教二世、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機事、不謂凡事也、不謂宜共而獨之也、不謂釋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飾非、而人臣反以之竊寵擅權、疑似之間、可不察歟、夫設官分

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不動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淵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文王所以戒百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善爲政者、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

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額、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賢聖、則先乎商韓、言治道、則師乎法術、法術之御世、有似鐵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適所以梏其手也、人君之數至少、而人臣之數至衆、以至少御至衆、其勢不勝也、人主任術而欲御其臣、無術其勢不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晏平仲

對齊景公君若弃禮則齊國五尺之童皆能勝
嬰又能勝君所以服者以有禮也今末世弃禮
任術之君之於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五尺之
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
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駟伊尹
太公能以敗法御捍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
雖堅馬必敗法雖明民必叛奈何乎萬乘之主
釋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嘗無賢也求賢之務非
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湯武聖人之君任賢

之功近觀齊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勞於索人逸
於任之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蕩然而
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諸侯壹匡天下不已榮
乎一曰仲父二曰仲父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
懸石程書愈密愈亂爲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
於弑死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
背不亦昭昭乎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莫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恆不得其所欲而
不免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宮室之崇麗也

必懸重賞而求良匠內不以阿親戚外不以遺
疎遠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宮室崇麗而處之
逸樂至於求其輔佐獨不若是之公也唯便辟
親近者之用故圖國不如圖舍是人主之大患
也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
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
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民知其方賞罰明必
則民不偷兼聰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
序事業公道開而私門塞矣如此則忠公者進

而佞悅者止、虛僞者退、而貞實者起、自羣臣以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易慮、反其端慤、此之謂政化之極、審斯論者、明君之體畢矣、

凡人臣之於其君也、猶四支之戴元首、耳目之爲心使也、皆相須而成爲體、相得而後爲治者也、故虞書曰、臣作股肱耳目、而屠蒯亦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汝爲君耳、將司聽也、然則君人者、安可以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須無君、

斯須無君、斯須無臣、是斯須無身也。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矣、然其相須尚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於手足、可謂無間矣、然而聖人猶復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淳、其恩益密、自然不覺教化之移也。奸人離而間之、故使其臣自疑於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臣相疑、上下離心、乃奸人之所以爲劫殺之資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感於僞術、似是之說、故備之愈密、而奸人愈甚。譬猶

登高者愈懼愈危愈危愈墜孰如早去邪徑而就夫大道乎凡士之結髮束脩立志於家門欲以事君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及志乎學自託於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篤信義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爲安及其爲人臣也稱才居位稱能受祿不面譽以求親不愉悅以苟合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民謀事不忘其君圖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外揚其義不

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病下見善行之如不及
見賢舉之如不容內舉不避親戚外舉不避仇
讎程功積事而不望其報進賢達能而不求其
賞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
身可殺而其守不可奪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賢
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若夫主明而臣闇主
闇而臣僞有盡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溷
淆於臣主之分出入於治亂之間或被褐懷玉
以待時或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勝盡哉是以

古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業、曲則全身歸於道、不傲世以華衆、不立高以爲名、不爲苟得以偷安、不爲苟免而無耻、夫脩之於鄉閭、壞之於朝廷、可惜也、脩之於已立、壞之於闔棺、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況害仁以求寵乎、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夫智慮足以圖國、忠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懷衆、溫柔足以服人、不誹毀以取進、不刻人以自入、不苟容